

我和位育

殷蔚芷

—回忆在位育的两年学习三十二年的教学生活—



我和位育有着特殊的关系，1952年至1954年我是位育的学生，在襄阳南路位育中学读书两年；1960年至1992年我是位育的教师，在位育任教三十二年直至退休。

两年的学生生活

这两年的学习生活是难忘的。我们的班主任是朱嘉柏老师，教我们物理。我学理科比较费劲。记得他在讲解发电机原理磁场和电流方向时，我怎么也闹不明白。课后，他就一次又一次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一遍又一遍地讲解演示给我看那绕得我头发晕的左手定则，真是不厌其烦。他上课耐心更好，总是慢条斯理，诲人不倦。；有时我们调皮，犯了错误，他从不脸红脖子粗训斥

我们，总是循循善诱，以理服人。

化学老师李玉廉短小精干，讲化学知识的一些特点如数家珍，就像讲老朋友的往事，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把化学课上得像故事会一样，那些本来很枯燥的化学知识，我们一听就懂，牢记不忘。

王祖昌老师教生物也是我终身铭记的，记得他在讲人体寄生虫时，就像讲游记一样，那蛔虫的卵如何孵化，在人体内从哪儿游到哪儿，游到肠子里那还则罢了，若是游到你胆囊里还使劲朝里钻，能把你痛得满地打滚，死去活来。听了这些生动通俗的讲解，谁还会不懂？谁还敢不讲卫生？

教英语的是朱耀坤老师。有一天下课后，课代表说朱老师叫我去，我忐忑不安地去了老师办公室，老师和蔼地让我坐在她身旁指着我的作业本说：“你自己找找看，你做的练习有什么毛病。”我找了半天，没啊，没什么毛病啊。她就笑眯眯地问我：“你有几个耳朵啊？”我摸了摸自己的耳朵傻乎乎地说：“两个啊！”她又说：“你看你的作业里，缺了几个耳朵？”这时我才发现，这是一道把陈述句改为疑问句的练习，而我把所有改成的疑问句都没有加上问号。从此我再也不会忽略标点符号的问题了，要知道在高考中错一个标点符号要扣0.5分呢。这就是位育的师生关系，这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构成位育良好校风的重要因素。

三十二年的教学

1960年外语学院俄语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徐汇区位育中学。那天一早，刚进校门，第一个见到的就是多年未见的门房景春老伯，我还像以前那样恭敬地叫了一声：“景春老伯，您还记得我吗？”，老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热情地说：“记得，记得，你是回来看老师的吧”，我姑且点点头。

一进校长室，李楚材校长就高兴地说：“殷蔚芷，你知道吗？是我亲自到教育局去，点着名把你来的，你可要好好地为母校工作哦。”从此位育就是我为教育事业服务终身的岗位了。

五年一贯制试点教育

李校长要我回母校任教，就是让我加入五年一贯制的试点教育，这工作难度很大，六年的教学计划，压缩安排到五年里去完成，而且教学质量还得提高。

“听说领先，读写跟上”是当时外语教学方针。可是开学后三四周了，学生手里还没有课本，课

堂里老师领着学生像幼儿园里教唱儿歌那样都背俄语句子、短诗，每节课累得口干舌燥，而学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有些学生不肯学、更不肯背了。我们只好课后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有时不耐烦起来，我真想发火，可一想起我的老师是怎样教育我的，尤其是朱嘉柏老师那和蔼可亲的样子，我的耐心和自信心就来了。几周后的一天，我一走进教室，忽然看见最后一排坐着两个大人，头皮一紧，原来是校长朱家泽、教导主任陈冰清，啊，他们来听课了！也只得硬着头皮照常上课。课后他们和学生一起走出了教室，就此也没了下文，也没人在来听我的课，想必我的教学算是过了关了吧。

五年的教改，酸甜苦辣什么味都尝到过，因为前无来者，无可借鉴，什么都得靠自己摸索着前进。年年新教材，天天上新课，徐鞠令老师功不可没，他很认真，我们一起探讨、琢磨新教材，还一起到一位俄国老人家学习进修，请他解答难题。

到了中四、中五年级（相当于高二、高三），为了给学生扩大词汇量，提高阅读水平，就让他们选读了一些俄语原文读物，那学生读一本，我们就得读好几本，要批改作业，尤其还要批改俄语作文，工作量就更大了。那时我还做班主任，真是忙得够呛。

五年辛勤劳苦，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造就出一批精英之才

位育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男女排球队、歌咏组、还有各个学科的课外活动小组。

男女排球队在徐汇区甚至上海市都是小有名气的，孙惠霖老师任教练的劳苦有目共睹。头脑聪明的朱邦芬在校时就对物理感兴趣，肯钻研。现在是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启迪现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教育部前副部长。在校时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而且还能弹一手好钢琴呢。

俞新天（原名俞肖邦）初中时打下了很好的语文基础，成绩突出。有非凡的剖析事物的能力，现在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是世界文化、民族和宗教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台湾研究会会长。

金岭梅中学毕业后，立志进农业大学，现任农业畜牧研究所研究员。

谢公元美国医学博士，现任肯特基大学医学教授和Gill Heart Institute 心脏专家。

陈少泽、周家钧毕业后考进上海戏剧学院，成为名演员。人们不知道当时他们在排球队也是活跃分子呢。

像这样的杰出人士就不一一列举了。

位育关键的两个教师基层组织——教研组、年级组

教研组

教学中我们教师总会遇到这样那样要探讨的业务上的难题，还就是如何把我们自己掌握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这些都是通过教研组活动来完成。

每一至二周都有教研组活动，教师们都会带着自己的心得和不能解决的问题来参加活动。外语教研组长朱启新老师先是布置领导安排的工作，接着就是业务交流，探讨教学中遇到的种种难题，组长有时往往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很多也通过同事们共同研究、取长补短，迎刃而解了。

有些问题争执不下，大家就找工具书、查资料，纯属学术交流，虽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绝不会闹意气、伤感情。

外语组有一个“牵头皮”的风气，你千万别误会这是文人相轻的坏习气。这是外语组的制度，也是外语组的传统，就是让高一届年级教师专门去挑剔低一届学生学习中有哪些通病，并且分析综合整理出来向这个年级通报，着重是对青年教师加强指导，牵头皮的一方毫无保留，被牵的一方闻过则喜。

这个位育的特点，说明了位育教师谦逊、大度，对学生负责，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对业务精益求精的精神。

每个备课组都不但有学科带头人，还有把关的老师。这样位育出来的学生是高质量的，教学成绩就蒸蒸日上。

学生们都说外语老师的“凶”是出了名的，这就是外语老师一向对学生要求严格，一丝一毫不放松。比如说要求学生背诵的课文章节、语法的典型例句一定要按时按质完成。采取的办法是同学背给小组长听，小组长背给课代表听，课代表背给老师听。老师同时抽查同学的情况，如若有人背不出，层层追究责任，背出为止。也常有这样的事，下午放学最后一节下课铃还没响之前，外语老师已经堵在教室门口了，他（她）端了一把椅子坐在那儿，背出书的人放行、回家或者操场去玩，背不出的人留在教室里，背出放行，去玩、或者回家。

每学期开学前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读教学大纲，通读教材，列出要点、重点、难点，必须掌握的词汇语法。在还没有上第一课之前，全局已了然于胸。这一做法对新教师尤为重要。

年级组

年级组也是工会小组。这年级的各备课组坐在一个办公室，这样备课中的学术问题就便于交流和探讨了，科任老师和班主任、各课任老师之间也能及时沟通，有问题也能及时解决。

担任班主任的绝大多数是语文、数学、外语、政治等主课教师，大家也绝无怨言，说主课教师本来工作量就大。拿我来说，上三个班级十二节外语课，三个班级作业；班主任工作又苦又重，班干部会，有时还要参加团支部会，比如审批团员，家访、处理偶发事件，和学生个别谈话，和家长谈心，还要处理学生和科任教师的矛盾，还有什么大扫除，公益劳动，社会调查，还有下乡劳动，更不说再以前还有大游行。班主任工作简直是无底洞，但那时大家任劳任怨，不计报酬。

蒋文生老师是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的学生。语文方面造诣很深。年事已高，任教研组长还要指导新进年轻教师，只上我做班主任的理科四班的课。我班有一个同学，特别喜欢数学，竟然忘乎所以地在老先生的课上大作数学练习，把老生气坏了。我及时了解了这情况，一面向老先生赔不是，一面严厉地批评了这孩子，说老先生是位年高德劭的先生，你应该尊重他，尊重他的劳动；并且除了再次讲清学习语文的重要意义，还告诉他数学家苏步青、物理学家叶企孙等很多理工类教授都有深厚的文学功底，还把他们的诗词给他看。这样他心服口服，向老先生恳切的道歉，以后的语文学习也有了很大进步。

年级组的一切问题都是全年级教师齐心协力搞好的。

年级组的同仁节假日时带上孩子带上自己做的菜肴到某一家去聚会，欢叙一堂，唱唱歌，跳跳舞，偶尔大家还一起出去旅游：千岛湖、武夷山、太湖我们都去过，有一次还邀请了外教、德国老师哈根一家同往普陀山、沈家门玩过几天呢。

回想这段时间，。觉得年级组真是个快乐的大家庭。

美丽的大眼睛永远清澈明亮

— 记1963届中三（2）班同学恭贺殷蔚芷老师七十华诞

丁元昌 63届



2004年5月5日下午，明媚的阳光和徐徐的春风把届中三（2）班的同学们带到建国西路一个幽静的院子里，恭贺殷蔚芷老师七十岁生日。

祝贺之语填满了小小的客厅，肺腑之言写满了红红的贺簿。

同学们围坐在殷老师的身旁，望着她依然楚楚动人的眼睛，仿佛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母校。第一堂俄语课的情景历历在目。殷老师那双妩媚的大眼睛第一次出现在讲台上时，同学们无不怦然心动。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清澈明亮，比水晶更加晶莹剔透。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的心如泉水般清纯。殷老师出身名门，家父是著名科学家。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细胞核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的基因，把她铸成一个勤奋好学、真诚直率、表里如一、心地善良的人。虽然她生长在名流荟萃的科学院的深宅大院里，过着优裕的生活，但是，那双好奇的大眼睛很不安分。总想探究外面的世界。她目睹了马路对面建业里劳苦大众窘迫的生活，观看了比建业里更穷的肇嘉浜臭水沟两旁的棚户，游览了比棚户还穷的肇嘉浜以南的“下作角”破败景象……还发现了因为贫穷而失去读书机会的同龄人渴望读书的哀求目光。这一切不断地撞击着她的灵魂。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撞击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猛烈，渐渐地变成了一种社会责任。社会观察使这双高贵典雅的大眼睛，平添了几分平民色彩。她从位育中学毕业，学成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教师这种清苦的职业，毅然回到母校执教，并把母校当成自己的家，毫无保留地向同学们敞开心扉。同学们慢慢地把他当成了自家大姐姐，有了心事都愿找她倾诉，有了困难都想找她帮忙，有些同学甚至径自闯到她家里求解疑难问题，她都有求必应，耐心解答。殷老师把学生们当成自己的弟弟妹妹，百般呵护，学生们怎么不会对她越发爱戴呢？同学们发现，这对与众不同的大眼睛很会说话。人家几乎没有听到过她一声呵斥声，没有见到她发过一次火，因为她的喜怒哀乐全靠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尽情地表达

出来。同学们从她含意丰富的眼神中，读懂了批评和表扬，领悟了惋惜和鼓励。就连班里最调皮的王建华，一旦见到那双慑人心魄的大眼睛投来的严厉批评的目光时，就会立即收敛。殷老师对教育事业专心致志的敬业事迹，人人皆知。没有教材，她就自己编纂，想方设法让学生们学得好些学得更多些。她对事业的执着精神深深感染了学生们，鞭策着他们刻苦学习。可惜，这种温暖大家庭的生活一眨眼就过去了。

毕业后，同学们天各一方。但是，无论你走到哪里，这双柔情似水的大眼睛一直会相伴在你身旁，她那温暖的目光一直在爱抚着你的心灵。你会自觉地运用殷老师教你的学习方法，去攀登知识的高峰。在那唯成分的年代里，梁宣哲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失去了许多去机会。但他不气馁，牢记殷老师的叮嘱，发奋自学，终于以俄语高分考上了同济大学。你还会像殷老师那样对事业倾心热爱十分执着，并竭尽全力去夺取巨大成就。数学尖子朱邦芬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中科院院士。语文俄语双料冠军俞萧邦如今已是闻名遐迩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活跃在外交舞台上。你还会像殷老师那样用温和友善的目光看待世界，坦诚相见，宽厚待人，助人为乐。吴桂玲担任政府官员时，待人谦和，温存体贴，关心部下，赢得人们的交口称赞。当她得知殷老师的女儿大学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工作，便悄悄四处联系，根本不图什么回报。总之，殷老师的优良品格已经潜移默化地传给她的弟子们了。当然，殷老师只不过是位育中学教师这片沃土中的一分子，同学们的茁壮成长必然离不开众多养分的滋润。

望着满屋子“奔六”的学生们，已像院子里的参天大树那样，成为国家的栋梁（有教师、校长、医生、官员、专家、学者、作家、企业家、总会计师、高级工程师等），那双慈祥的大眼睛欣慰地笑了。

和蔼的朱校长闻讯赶来，见到一个同学竟要求在他的笔记本上留下大名。他说话还是那样慢条斯理，口吻还是喜欢带总结性。他回顾了那段难忘的岁月，指出殷老师的优良品格是位育中学熏陶出来的，是大都教师都去具备的，叮咛同学们要发扬母校的优良传统，永记师生情。他风趣地说，走在马路上，可能我认不出你们，但你们一定会认出我，千万不要忘了叫我一声朱校长！他一眼就认出俞萧邦，笑眯眯地连声说，我听过你做的报告！殷老师赶紧说，你一定会很自豪地对别人说，她是我的学生！朱校长哈哈大笑说，是啊是啊，她是我的学生！老园丁欣赏自己的得意之作时那种陶醉感溢于言表。

班主任朱谷应从虹口区匆匆赶来。岁月的熨斗已经无情地熨平了她当年苗条身材的诱人曲线，但她性格依旧，还是快人快语；思维依然保持着语文老师的特色，喜欢用故事和细节说明问题。她激动地辨认着阔别四十多年的学生，竟然认出一个就能讲出一个昔日的小故事，引来满堂欢声笑语。

面对着生日蛋糕，伴随着《祝你生日快乐》甜甜的歌声，那双饱经沧桑仍葆天生丽质的大眼睛幸福地闭上了，默默地为自己许愿。

同学们也在心中为殷老师默默祈祷，祝愿美丽的大眼睛永远清澈明亮！

思念殷老师

初中8班季家虹

(季家虹同学后随父干部调动转学北京101中)

.....文中有与殷老师在京聚会的合影，看到后心中甚感欣慰！天各一方，与老师有50多年未见，心中一直十分挂念，这次相见终于圆了多年之梦，真是太高兴了！那天，我早早赶到，等在大厅里已有多时，将近12点钟，殷老师在严绥等同学陪伴下边走边说，款款而来。我喊了一声“殷老师”，她立刻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说“季家虹”，我回说“是我”，之后我们紧紧相拥在一起！老师说“我最想见你了”，我说“我也是”。老师眼角这时流下了热泪。这是何等珍贵的师生之情啊，半个世纪过去

了，感情仍是那样浓浓的、暖暖的！

老师让我坐在她身边，轻声地讲述着这些年来她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我静静地聆听着，不时地点着头。我们真是一对久别重逢的亲人啊！殷老师说，我就是个牧羊人，你们就是那一只只小羊，哪只羊不见了，我心里都不痛快，特别扭，什么时候见到了，心里才好受！我想，我也是那只多年不见的小羊，现在终于回到了牧羊人温暖的怀抱里，这是多么令人庆幸的事啊！

席后离别匆匆，没来得及与老师多说几句祝福和道别的话，张明明同学就陪同殷老师回她姐姐家了，第二天老师全家返回上海。走时，我给老师发了一封祝福短信，想必她老人家也看到了。在此，祝愿亲爱的老师永远健康、快乐、长寿！今后有机会一定前去看望她！

不做锦上添花客 愿做雪中送炭人

殷蔚芷

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哲学、生活准则，以上的十四个字，就是我的人生哲学和生活准则。

1. 准则的由来

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外公是天津小有名气的牧师，外婆辅助外公传道，并且是一个很好的妇产科医生。从小他们就教育我，要做爱主的好孩子。更巧的是，我的公婆是国内外很有影响的传道人，为了追求真理，他们分别在监牢中分别被关二十五年和十五年。

就是这样的熏陶下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和生活准则。

2. 雪中送炭

圣经中说：“施比受更有福”。意思是说能给予别人东西的人，比接受别人东西的人更有福。

一次，天下着蒙蒙小雨，我这半老太（当时退休不久）受婆婆之命看望一个重病中的信徒。他得了霍金一样的重病，从脖子以下全部瘫痪，气管也切开，也不能说话，靠呼吸机活命。起初在雨中骑车，心里有点烦，心想为何赶上这种天气去探望病人。可转念一想，她才五十岁出头，全身不能动，躺在床上。而我岁数比她打，还能骑车去看她，这难道不是上帝赐给我的福气吗？真是身在附中不知福。这么一想，我的心情顿时开朗，雨似乎也停了。

3. 我的希望工程

2002年外孙诞生后七个月回沪，由我们照料，请了一位很负责的阿姨，我的担子轻多了。

春节将近，阿姨们一年一度德量力家庭团聚不能阻止，可孩子太小，我也快七十岁的人了，怎么办？再想阿姨的两个孩子都读高中了，从来未出过远门，见过世面，尤其女儿将临高考，该帮他们一把。于是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把阿姨的丈夫、女儿、儿子一家接到上海来我家过年。

那年春节，家里少有的热闹。阿姨四口，我和老头儿外孙三口。白天我给两个大孩子上英语课，教他们使用工具书，补上他们英语语法之不足，老头儿解答他们数理化寒假作业中的疑难之处。晚上聚在一起看春晚及其他节目。半个月的寒假很快就过完了。临走时，让他们出去见识一下大上海，并买了不少英汉辞典等工具书，教他们回去使用。临走前正巧女儿从美国打电话回来，建议阿姨女儿考师范或进卫校，将来当教师或护士，各处都需要。如今，阿姨女儿已卫校毕业。我托关系，帮她在上海东海老

人护理院工作，一晃已工作两年了。今年春节后，又帮她从护理院调到八五医院，又找人帮她解决了住宿问题（在市区找合适又便宜的住房，谈何容易）。看着一个孩子的成长，心里颇得安慰。

4. 介绍了六对成功的婚姻

经我介绍，有六对新人成婚。至今三对在美国，偶尔有来往。为两位文革中丧父的中年妇女找到合适的对象，孩子找到了慈爱又有学问的父亲。

5. 为四川地震受灾的人干点事

5.12地震时，位育退休教师正巧在江西婺源旅途中，回来后尽快去捐钱。第二年，得知绵阳老人院缺少冬衣，回家翻箱倒柜找了不少衣服，又发动同事收集到不少冬衣，打了四大纸板箱，通过物流运去了绵阳。

6. 谁家都难免有大事、小事、难事

我周围的同事、邻居、朋友、同学、学生，谁家都不能避免遇到这事那事，只要我知道，总尽力为他们做点小事。

我给他们写信，鼓励他们勇于迎对困难，经常打电话问候他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他们找个好保姆，有时也仅能做到听听他们诉苦。人都一样，有时把心里的苦倒了出来，虽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起码让他们精神上松快一些。

朋友的孩子犯了事，这唯一得之见独生儿子让父母几乎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在他们最难过、最绝望的日子里，我每天抽时间去看看他们。其实也就是去听听他们诉苦，让他们再次鼓起生活下去的勇气。还有以为院士夫人，唯一的儿子在美国，丈夫去世多年。我经常去看看她，陪她看看电视。她楼上的空调机噪声大，她多次打交道不起作用，我帮她找楼上的小青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装上了隔音窗，使八十岁的老太能睡个安稳觉。

退休后在零陵中学打工时，一对来自江西德中年教师，刚到上海，困难重重。我就把家里多余的热水壶、且菜刀、锅碗瓢盆送给他们一些，解决燃眉之急。女老师在宜山中学教物理。宜山中学改制了，我推荐她去市二教书。至今还在市二，评上了高级教师。

今年五月，我的一位同学从黑龙江黑河到苏州东山落户，利用便车给她送去了四把皮折叠椅，以及厨房用具、草席、蚊帐等让她度过难关。

7. 施确实比受更有福

施的内容也是繁夺取的，不一定是具体的东西或金钱。关心、爱、时间、精力都是施的内容。当今社会如果每个人都把施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即一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与学生一起成长

1965届中五(3)班班主任 殷蔚芷

1960年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徐汇区教育局指派我回母校位育中学任教。

‘向老校长李楚材报到时，他高兴地说：“你知道吗？我到教育局查到你的资料，点名要你回母校的。”

当年的校长、老师、班主任一下子成了我的同事，咱是小字辈，要夹着尾巴做人，小心翼翼，兢兢业业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入校后，指派我担任第一届五年一贯制试点班俄语教学及中一（8）班的班主任。

俄语五年一贯制试点教材是有较大的难度，教学中也是困难重重，教学要求“听说领先，读写跟上”。因此第一阶段学生手中无课本，就有教师领着学生用俄语唱山歌——*Велика наша страна, в ней всегда весна, счастливо мы живём, к коммунизму мы идём.* 每节课下来口干舌燥，学生们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遇到顽皮或不用功的孩子，不肯跟着念，不肯背，课后还要我找他们个别谈心，个别辅导。一时看不到成效，急得躲在办公室角落里抹眼泪。

徐鞠龄老师比我早毕业一年，又学过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对我帮助不小。学生干部人虽小能力比我强，主动找学习有困难的同学结成对子，帮助他们跟上去。

朱家泽校长耐心细致地教我如何做班主任的工作，潘承芬、汪学瑜、蔡启风这几位有多年班主任经验的老师，也是我请教和求助的对象。

到了中四年级，随着课文的加深，词汇量的扩大，我又跑书店为学生选购俄语简易读物、名著节选，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每天回家还要带上两大包学生的作业回家批改。

学生每年升级，我也升级，天天新课，年年新教材，没有喘息的机会，累得够呛。但心里还是乐滋滋的，尤其是1965年，这届学生毕业了，绝大多数学生都考上了重点高校。记得这样一个数字，当年清华在沪招生236名，我校就被录取了24名，听说上海中学只有21名。

这批孩子现在已是奔六十的人了，他们中有院士、部长，有教师、校长、医生、院长、专家、学者、作家、企业家、总会计师、高级工程师。

五年的辛苦，换来了无比的欣慰，我和学生一起成长。